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75236.07/7282

8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
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
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四
益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
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羨
功業長久今秦三王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
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蒼蒼新主之資也此
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與等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
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
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
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
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
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
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
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

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
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
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秦并兼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
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
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
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此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
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
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
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
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
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
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
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為戮
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
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
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
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

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一作守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
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
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六家指要論

漢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
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括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簋歛土餽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直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空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

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蘭庭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智者替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聞問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
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
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
不燦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
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憑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

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
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
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
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
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驃騎論功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
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

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前史得失論

班彪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倚杵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倚杵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右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

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俎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公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衛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且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五篇

漢王符節信

貴忠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

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
上而下不然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
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
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
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
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
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

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
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
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
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
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
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溪而穿穴其中卒所
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修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克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末業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徂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

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晏安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亂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卑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烏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

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笄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璫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柁槨之屬各因方士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

競相放效夫樗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
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
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
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
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
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
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王匣樗
梓梗柶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
祠堂務崇華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
子非不孝以爲喪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
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
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
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
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
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
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
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
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
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
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
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
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
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
倫何足不致吳鄧良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
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
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
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
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旣庶則富之旣富乃教
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
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
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

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

允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救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然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

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頌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

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
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
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
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
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
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漢崔寔 子真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以凶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
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廢巧僞百姓囂然咸復
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
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輟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
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苛奪何者其頑士闇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
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
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盜賊刑峻法破姦軌之
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充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捫勒韃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
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
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
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
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
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
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
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
然則多為累而已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立
不與焉蓋傷之也大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
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
意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
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
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

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
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嘗聞人之過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開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
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
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
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
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
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
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
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
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
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
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
者旣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
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
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
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

美韓稜之抗正責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
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
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
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踟躕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廷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達且固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
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仁孝論

漢延篤叔堅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畢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
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綱率自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
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天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
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歸已則事
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
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

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
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踈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
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
踈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
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
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
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

昌言論三篇

理亂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
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府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

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
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
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
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
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
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而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
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
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
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
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
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
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
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
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
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

廣文選卷四十九
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暴蒸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滲穢之行淫昏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

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
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
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
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旣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頌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
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
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
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
豺狼牧羊豚盜豕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

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
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
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
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
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
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
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感熙未必不由此也
得尚繁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
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

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
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
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
猥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
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
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
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
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
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
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

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
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
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
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
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
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
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
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谐則太平之所興也

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
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
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
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漠然氣並
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勢故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媾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廣文選卷第五十

論二

明堂月令論

蔡邕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專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

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

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十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
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
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
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引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
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

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
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
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
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亦廣二十四
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禮作也月令篇名
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
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劾氣物以王政也成
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

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
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
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
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
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
在營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
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
二月間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
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
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

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
周官合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
正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
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
公廢告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
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
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
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
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
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崇讓論

晉劉寔 子真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

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
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
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
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
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
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
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
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
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
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
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

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是讓而後
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
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
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
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
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
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
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
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
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僞

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
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箏聲必令三百人
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箏者
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箏虛食
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
之好聞箏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
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
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
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與之弊非徒賢人在
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
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

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
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
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
納不能不伏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
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
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
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
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
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
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
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

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龍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求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

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六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敵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侯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
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味弱易取若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
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履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怵快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送死矣騎蟻聚輕
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藝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
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辯和同論

漢劉梁 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
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
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
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
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
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
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
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
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
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
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
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
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
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
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
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

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
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犇走馳騁
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
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
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
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
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
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
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

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崇有論

晉裴頠 逸民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
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
則所稟者徧徧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
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
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
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

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徃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

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翕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

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仇國論

譙周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鄉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憎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竒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辯諱論

吳張昭子布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

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我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事何追

達性論

何承天 二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慤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卯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

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
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
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繹負歸
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
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
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
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
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

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
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
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
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
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
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
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
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

讓則賢智顯出能不足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魏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下有禮讓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

之若釁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南至下邳左沫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
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
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
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百兩參合鈎連
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
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
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
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具習任其怯勇山
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性易則害生是故
戍甲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作怨亦深以臣料
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寄令在民商君為
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非苟任強實山有
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衆亦離漢魏以來
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徒逞耳目之欲有
急之占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不以厚秩發遽奔救
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
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

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石不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

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邊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敵之要也

諸葛亮論

漢袁孝居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則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勿堯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

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與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

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神滅論

梁范縝子真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

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
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
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
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
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實有知也木之質實無知也
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
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
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
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
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

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
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
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
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
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
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
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
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
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
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

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
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
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
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
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
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
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
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
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
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
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
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
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
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
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
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
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
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

知形神異矣。谷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全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於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羣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谷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哭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

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谷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馱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谷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谷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谷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

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
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
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
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貧友恣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
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
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
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
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
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
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確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
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
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
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
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王何論

范甯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
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
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
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
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

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
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
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
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負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翦
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
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
也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
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
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者慎身之
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
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
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饗然而徇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

石無用洪流豔於涓涓合拱控於纖葉介焉是式色斯
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敵著而後謀
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
不虞言防萌也夫卑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
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絳於胃心巖墻絕
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驚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
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
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
禍機發於毫端逸翩斲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
味於甘醪缺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

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
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邇
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蒲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旣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蹙泛衝
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
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慳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劓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
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
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
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
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
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

不患人之遺已也信且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
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
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
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闢乎夫子然
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
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
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
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旣迥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
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
黜其邪與其彼農者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
與稷竝爲梁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

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飾
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廣文 卷第五十

廣文選卷第五十一

論三

中論八篇

治學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
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
載其朦未知譬如冥在於是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
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
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
睦婣姪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
異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

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
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
聲然後知擊缶之如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
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
高如寤寐焉久而念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
而懈之誤且非矣其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
也倦立而思遠不知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御飛不如
循雌之必獲也孤竹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
子心不苟願必以平不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
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
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

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
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
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
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
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
行終身豐壘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
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
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
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
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

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詰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

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
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
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
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
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
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
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
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
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

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
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
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
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
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
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
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
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
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
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

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鬻郈造逆於相詬好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文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邾驪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虛道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

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

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
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
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
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
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
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
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
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睿
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
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
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
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
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
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
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
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
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
未必有私憎也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

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
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補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
修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
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
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
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
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
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
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癩人無

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
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
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
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美育材也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
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
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
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

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
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
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
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
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
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
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
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
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

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
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性或作天地者
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宮不易司舉奉其
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
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
體不以為痛日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
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
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
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
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殆消不虧是
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无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

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
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
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
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
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
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
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
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飭以顯潔者惑
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亂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
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外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

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
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
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
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
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停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
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
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
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

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頤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通易論

阮籍三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徃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

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
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
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
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
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
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
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
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歿
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
以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哀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
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
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天觀天下
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
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首復其賤
美盛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
靜民也季葉旣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
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

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十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

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又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下隆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乖離旣解緩以爲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旣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并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

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
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
而教之順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
不窮女位乎外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
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
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
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
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
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
鳥以凶是以災青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

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
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
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
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為開坤以二為闔乾坤
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
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
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
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為
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鳴母道將始故離為
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
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為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為

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良為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揀撓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劔戟在闥雖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

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無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一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墮居止上位而無卑有貴勞

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
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
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
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
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
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
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
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
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
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
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

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
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
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
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
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
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
人虎變天德與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
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
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
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
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

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
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
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
別一作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
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及一作之初終盡
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
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
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
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
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
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而

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
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徃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
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
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
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緝紳好事之
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嚼
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臚臚然視投跡
躡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濠相林或作莫
冑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

吾生平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
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
翮垂曲裾揚雙鷗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
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
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
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
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
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客與慨然而嘆俛而
微笑仰而流盼噓喻精神言且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
閬峰之上者

崑崙之下沒而不

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驪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
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慢之
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
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大地者有內故萬
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
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
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
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
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
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

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太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

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

辰之迭中寤覺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
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
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
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
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
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
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酒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

下之誠也剋已以爲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此句

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擢菁華被沆瀣

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已以

尤世修身以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

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成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

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米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

也是以名利之塗闢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

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

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

貪濇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

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

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
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
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
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
家以彗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
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木大而莫傷復吹作萬數
竅物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
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
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

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一作慮在成敗者坐
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
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
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
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
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
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
以至循而秦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
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
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回古齊說

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亂次而退踳跌失跡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

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罰不用而民自安天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

智惠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始一作之教謂之
 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
 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
 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者
 流涕聞之者歎息言而卒之無不慷慨懷末日之娛抱
 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
 親弛君臣之制遺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
 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
 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
 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
 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

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
 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
 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
 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
 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
 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先王一作
 帝先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頌仰之容也
 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
 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
 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
 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

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頽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秉持之以乂散其群比其文沃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

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內疆景武當益或作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縵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

壞而樂崩也夫鐘空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群生踴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靡曼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

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宥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一作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止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
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故笙
鑪以間鳥獸踏踏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聲鳴琴以
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鑪以間正
無一作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觚踏踏然也樂有節適九
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
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
得所音聲不謹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
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
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
之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
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
則節制令一作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
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
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
末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
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或
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

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
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
蒲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
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
咽一作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
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
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
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
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
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
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
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
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
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
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
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
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
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
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
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
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
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薇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
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蔬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
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
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爲天下一笑矣若夫
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

然後稱快哉

公謙論

晉王坦之 文度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
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
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
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
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
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
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
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
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

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辯謙論

晉韓伯康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

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或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或作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厯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

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其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

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安身論

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

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與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明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際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鴛塞希奔放之跡鈔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訓謗噂嗜毀

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不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政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避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又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途。至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其謂崇生之厚而耽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巳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
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巳任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巳故寢蓬室隱陋巷
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
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
行不得與之齋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
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
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
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
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以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

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
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
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
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
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
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
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
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
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
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

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寒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大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廣文選卷第五十一

廣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四

釋時論

晉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互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鞅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夫人曰嗚呼子聞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
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
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八卿門有卿
指禿骨腐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
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
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蔬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曾
為雅量璪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曠
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蝥者
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眊眊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啞
怯畏於謙讓闖茸勇敢於饗諱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偕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闔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
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
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
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口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以
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誅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

外局正幅實獲我心

文章流別論

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
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繫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
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
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
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
爭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
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
大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盡辭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由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道也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

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

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蹠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

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七莽之敗赤眉因
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逮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
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
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求
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
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
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
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
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
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
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

害起肘腋次篤難療瘡大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但伏終于覆敗段熲臨
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
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
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
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
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
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旣其爲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
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諑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
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

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
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去日衆盛則生生其
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
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
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
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
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
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闕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羗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
以羗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
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
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
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
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
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
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

矣而今異類凡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
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
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邀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
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
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輟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
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
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
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求逸之弘策惜日月
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
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
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
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

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
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
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
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
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
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
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
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羗君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爲寒心棗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
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

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
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鬻况於夷狄能不爲變
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或作敵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
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
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
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
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
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

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
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
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
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
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
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
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
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

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
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
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
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
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
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
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
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
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巳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

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宓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

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

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

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竒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

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
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
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
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
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
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違於心但因和聲
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
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
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
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
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

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
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
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
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詵軫視驗也哀樂亦宜形於聲音
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今聆馨而固墻而不悟離婁照
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
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
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
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

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
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
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
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斯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
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
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
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管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
鹿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
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
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

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
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
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
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
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
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
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
羊舌毋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
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
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

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合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

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中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或作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

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
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
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
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
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
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
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
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
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
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
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

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
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
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
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
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
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
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
何異於籟籟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
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辦理善談而
不能令籟籟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
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籟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

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談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
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
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
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
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
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
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
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
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
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託大同於
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

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
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從而聲高變衆而節
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
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
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布而聲清以
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
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
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
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
欲愜然皆以單復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
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

夫曲用舞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
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
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
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所解則發其所懷
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
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
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
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
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瑟或忻
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
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

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
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
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
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
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
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
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
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
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
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
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

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

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一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拚不及儻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喙雖出

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
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
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
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
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
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
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悞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
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
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
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

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
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
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
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
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
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
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
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
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
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
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宿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

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窳窳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

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
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
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錢神論

晉魯褒 子道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
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
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
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
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
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

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
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
哉子之云既不知古文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
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
守實無異於遺劔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
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
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
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
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
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
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

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
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孱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
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
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
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
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
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
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
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
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
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
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
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
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
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
譽益彰

